

从欧洲腹地的狂欢
到伊斯兰世界的禁欲
用酒鬼的双眼
寻找文明的撞击
重新审视信仰的意义

滴酒不沾的头脑未必绝对清醒，喝醉的灵魂也许更值得信任

THE WET AND THE DRY A DRINKER'S

Lawrence Osborne

酒鬼 与圣徒

在神的土地上
干杯

原著 著
肖颖 译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-CHINA

JOURNEY

从地中海沿岸出发，到伊斯兰世界的深处寻找酒香。

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光芒曾照耀希腊与罗马；

阿拔斯时代的阿拉伯诗人也曾歌颂酒的美妙滋味。

酒是伟大的媒介，它能激发文明的共鸣，搭建交流的桥梁。

在天主教徒与穆斯林共同生活的黎巴嫩，睦纱酒庄是世界最好的葡萄酒庄之一。

向东，从阿布扎比酒吧的金汤力，到伊斯兰堡“许可房间”里的自产草莓金酒，

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，一路醉饮而行。

饮酒与禁酒、放纵与克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定义。

“奥斯本是一位出色的旅行家。这部作品令人陶醉，当中既有政治上的思考，也有感性的发问。这是一部关于东西方如何看待酒精的杰作，是一位酒徒如何在下午6点10分，在那些看似绝无可能的城市寻找马提尼的故事。”

“我心中的年度最佳酒文化类非虚构写作”

——书评人德怀特·加纳，《纽约时报》

“奥斯本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思。从迪拜到贝鲁特，从伊斯兰堡到布鲁克林，他将对发酵和蒸馏的冥想转变成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考。”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“文笔华美，极富洞察力……无尽迷人。”

——《芝加哥论坛报》



出版社官方微信

www.ssap.com.cn

统筹策划 杨 轩
文稿编辑 胡圣楠
装帧设计 蔡长海 王子君
服务热线 010-59367069



定价：59

蒋怡颖 / 译

THE WET AND THE DRY A DRINKER'S

酒鬼 与圣徒

在神的土地上
干杯

[英] 劳伦斯·奥斯本 / 著



 红旗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酒鬼与圣徒：在神的土地上干杯 / (英) 劳伦斯·奥斯本 (Lawrence Osborne) 著；蒋怡颖译. -- 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9.10

书名原文：THE WET AND THE DRY: A Drinker's Journey

ISBN 978-7-5201-5303-4

I. ①酒… II. ①劳… ②蒋… III. ①酒文化-世界
IV. ①TS971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169294号

酒鬼与圣徒：在神的土地上干杯

著 者 / [英] 劳伦斯·奥斯本 (Lawrence Osborne)

译 者 / 蒋怡颖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责任编辑 / 杨 轩

文稿编辑 / 胡圣楠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北京社科智库电子音像出版社
(010) 59367069

地址：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：100029

网址：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3

印 装 /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：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：10 字 数：180千字

版 次 / 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201-5303-4

著作权合同 / 图字01-2019-2093号

登 记 号

定 价 / 59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-59367028) 联系

▲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劳伦斯·奥斯本 (Lawrence Osborne)

1958年出生于英国。记者、旅行家、作家，曾为《纽约时报》《华尔街日报》《纽约客》《哈珀斯》等多家媒体供稿，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纽约和曼谷。已发表6部小说与8部非虚构作品，作品*Volcano*曾入选2012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。最新作品*ONLY TO SLEEP*，入选《纽约时报》2018年最值得关注作品、2018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最佳图书，并获得2019年埃德加奖“最佳小说”提名。

蒋怡颖

硕士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，曾赴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公派留学，目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翻译处工作。



The Unique World

方
寸

方寸之间 别有天地

Copyright © 2013 by Lawrence Osborn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Broadway Books,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, 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, New York.

www.crownpublishing.com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ardcover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rown Publishers,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, New York, in 2013.

Portions of this work were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different form as "Drinking in Islamabad" in *Playboy* (July 2010); and as "Getting a Drink in a Civil War" in *Harper's* (March 2011).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,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.

目 录



1

金汤力 Gin and Tonic

我时常在6点钟去米兰的酒廊喝一杯。冰块在碰撞中发出低沉声响，金汤力的青草香气弥漫开来。

001

2

贝鲁特的一杯亚力酒 A Glass of Arak in Beirut

作为唯一拥有酒文化的阿拉伯国家，黎巴嫩是连接饮酒与禁酒的重要纽带。

017

3

恐惧贝卡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Bekaa

“可怜的黎巴嫩，”那位女士说，
“夹在以色列和真主党中间。”

035

4

与瓦立德·琼布拉特共进午餐 Lunch with Walid Jumblatt

命运让军阀和酿酒师两种人格集中在一个身躯里，
又很难让两者融为一体。

051

5

艾丽帕利酒吧 The Ally Pally

午夜12点，整个阿布扎比的酒鬼都会来到这里，
喊着要喝伏特加鸡尾酒。

065

目 录



6

英格兰，属于你的英格兰 England, Your England

酒让英国人的家庭生活得以维系，
又让它乱成一锅粥。酒无处不在。

083

7

盛夏的纯粹光芒

The Pure Light of High Summer

葡萄酒是来自狄俄尼索斯的神秘馈赠。

他是琼浆玉液造就的神，是永恒生命的化身。

099

8

马斯喀特的新年

New Year's in Muscat

新年降临前，

我们只剩下一小时在阿曼这座宝石般的城市里寻找香榭。

109

9

伏特加

The Little Water

绝对伏特加之父卡尔森喝起酒来有着棋手般的气度，

仿佛是蒸馏带给他的。

135

10

亲爱的伊斯兰堡

My Sweet Islamabad

我独自待在房间里喝酒，

耳边回响着清真寺宣礼吏在黑暗中呼唤信徒祷告的声音。

149

目 录



11—————12

生命中形形色色的酒吧 Bars in a Man's Life

人就像需要氧气一样需要酒吧，
那是打发旅途单调和孤独的圣地。

181

内战期间喝一杯

Getting a Drink in a Civil War

当吉兰丹州的马来人想要从束缚中短暂逃离时，
他们会选择泰国的双溪哥乐。

199

13—————14

生命之水 Usquebaugh

对于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而言，威士忌属于“我们”，
它深入骨髓，是回顾过往的纽带，绚烂得令人眼花缭乱。

229

一路向西 East into West

佩拉宫的酒吧里挂着苏丹的画像，
客人会在厚重的吧台旁坐下，点上一杯特调鸡尾酒。

251

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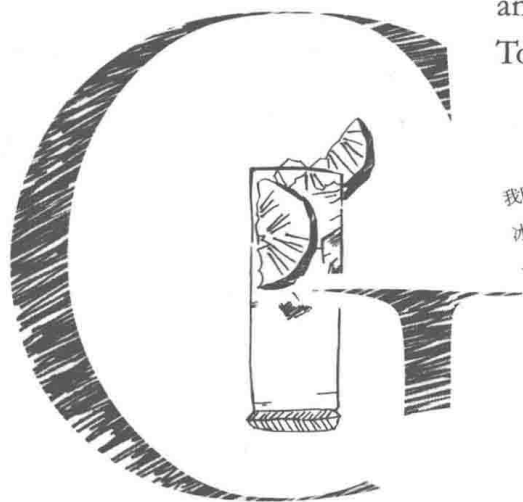
温莎酒店的黎明 Twilight at the Windsor Hotel

我越发爱上了在晚上6点10分饮酒。
在这个没有生机的世界里，再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。

283

1
金汤力

—
Gin
and
Tonic



我时常在6点钟去米兰的酒廊喝一杯。
冰块在碰撞中发出低沉声响，
金汤力的青草香气弥漫开来。

那年夏天，米兰几乎天天都是 35 摄氏度的高温。联排别墅长廊酒店¹附近的街道和广场上没什么行人。我强迫自己放下内心对挪威峡湾²和北极圈冰雪酒店的向往，咬了咬牙，走进酒廊。移动托盘上放着冰桶、柠檬皮和玻璃调酒棒，酒店住客可以在这里享用金汤力³。我一般喜欢挑人少的时候去酒廊，好独自享受移动吧台的服务。高大的窗户微微敞开，薄纱窗帘轻轻拂动，餐厅桌上摆着的鲜花慢慢凋零。酒水车上放着几只带有瓶塞的水晶酒壶，里面盛着叫不上名字的白兰地，除此之外，车上还有一碗腌制过的橄榄、几瓶安格斯特拉苦酒⁴和菲奈特⁵。这有点像是在一家豪华医院，你交了大笔

1 联排别墅长廊酒店 (Town House Galleria)，著名的七星级酒店，位于埃马努埃尔二世长廊，毗邻米兰大教堂。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注。

2 挪威被誉为峡湾国家，境内的松恩峡湾、哈当厄尔峡湾、盖朗厄尔峡湾和吕瑟峡湾尤为著名。

3 金汤力 (Gin and Tonic) 是一款由金酒和汤力水调制而成的鸡尾酒，被誉为英国国饮。

4 安格斯特拉苦酒 (Angostura bitters) 以朗姆和龙胆草为原料，酒精浓度高，呈红褐色。

5 菲奈特 (Fernet) 是一种苦味酒，以蒸馏葡萄汁为母液，加入龙胆、苦菊等多种中草药制成。

的住院费，于是就可以偷偷地喝个烂醉如泥。纵情饮酒，因为你是凡人，而美酒是如此香甜。

咖啡桌上放着几本无人翻阅的时尚杂志，我听到隔壁餐厅有一群俄罗斯富豪正在用银具敲开龙虾钳，还对欧洲唯一的七星级酒店的葡萄酒发表着无知的看法。我听到他们说“西施佳雅”¹，然后把酒水单往桌上一拍，哈哈大笑。这种酒一瓶就要 600 欧元。服务员问我对金汤力的调制有什么要求。我告诉他，汤力水和金酒的比例要三比一，用哥顿金酒，再加上三个冰块和少许柠檬皮，汤力水什么牌子都行。伴随着冰块低沉的碰撞声和扑面而来的温润的青草香气，服务员送来了金汤力。我的身心又松弛下来。它冰冷，如同液态钢。

我时常在晚上六点钟去酒廊喝酒，即便要去达威玛大剧院²做演讲也不例外。一天晚上，我接受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联合采访。那晚的金酒尝起来分外甜美，更加令人沉醉。我说着话，直到周围的人脸色都变了，我能感觉到他们心里在犯嘀咕，心想这家伙到底和他们是不是一路人。我坐在那儿，谈论着自己最近的一本新书，

1 西施佳雅 (Sassicaia) 被誉为意大利拉菲，产自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圣圭托酒庄。

2 达威玛大剧院 (Teatre Dal Verme) 位于米兰，是举办音乐会、展览和会议等活动的重要场所。

具体说了什么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当时我手里拿着玻璃酒杯，轻轻地晃动，冰块在杯中碰撞，发出咯嗒咯嗒的响声。有几位漂亮姑娘觉得很有意思。

“你对米兰是不是情有独钟？”

“我之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。”

“鸡尾酒会上总是会来一杯金汤力吗？”传来一阵笑声。

“这算是我的传统。”

在他们听来，这句话奇怪得很，尤其是此刻的我手里还晃动着玻璃酒杯。

“金汤力是英式鸡尾酒，”我说道，“是国饮。”

他们把我的话记录下来。几个世纪以前，在伦敦街头，“她”被称为日内瓦夫人¹，非常受欢迎。

“停。”导演咕哝着。

最后，酒廊里往往只剩我一个人，桌上摆着酒杯，嘴唇因饮酒而湿润。我坐在窗户旁，面前是一杯 40 欧元的金汤力。我欣赏着长廊²，

1 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入主英国，金酒随之传入，被下层民众称为日内瓦夫人 (Madame Geneva)。

2 埃马努埃尔二世长廊 (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) 南北长 196 米，东西长 105 米，高 47 米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购物中心。

在酒店的一楼有很多酒吧和咖啡馆。在 1877 年长廊开业的前两日，它的建筑设计师朱塞佩·门戈尼（Giuseppe Mengoni）不慎从玻璃拱顶上坠亡。埃菲尔铁塔的灵感正是源于这条长廊的铁艺设计。咖啡馆里灯火通明，酒店楼下的普拉达工厂店装点着水晶和镜面，熠熠夺目。中国游客簇拥在长廊中央的小牛马赛克图案旁，争相拍照。我看到西装革履的男士们坐在阳台上，面前摆着斯皮特鸡尾酒¹、误调的内格罗尼酒²和金巴利酒³。在这里，大家都是坐在藤椅上饮酒，喝酒是欢乐的、公开的。酒吧提供酒水服务、冰钳和餐巾纸。没有人会站着喝酒，更没有人醉酒跌倒。没有人大吼大叫，更没有人会发酒疯。在意大利，我们都明白饮酒必须要遵循这些原则。男士们与他们的女伴相对而坐，谈笑风生。事实上，长廊设计的初衷是当今购物商场的原型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给人以充分安全感的室内餐饮空间。开胃酒和餐后酒的礼仪非常适合隔音良好的长廊，与这里的寓言壁画相映成趣。

1 斯皮特鸡尾酒（Spritz）以白葡萄酒为基酒，加入开胃酒、苏打水和柠檬等调制而成。

2 1972 年，米兰的一位酒保在调制内格罗尼酒（Negroni）时，误将起泡酒当成金酒加入杯中，结果竟出乎意外的好喝，于是便有了误调的内格罗尼酒（Negroni sbagliato）。

3 金巴利酒（Campari）是意大利开胃酒，饮用时通常会加入苏打水和柠檬皮。

“其他国家的人喝酒是为了让自己喝醉，”罗兰·巴特¹曾写道，“这一点众所周知。在法国，醉酒只是结果，并非喝酒的目的。一杯酒能带来愉悦，却不是醉酒的必然原因。葡萄酒不仅可以怡情，更在于一种斟饮的惬意自得。”意大利人亦是如此。

我抿了一口用汤力水冲淡后的金酒。就像往常一样，在“进入”金汤力的瞬间（我把酒视为可进入的水池或场所之类的事物），我的心慢慢地回到了过去，回到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代的英格兰。但究竟为何如此，完全是个谜，正如禁酒主义者总是提醒我们这些生活离不开酒的人，人的头脑本身就是化学体，我们注定要控制它。

住在联排别墅长廊酒店的大都是阿拉伯富豪。有时，我会看到他们跟孩子以及戴着头巾的妻子在餐厅里寻找座位。他们会在包厢停下脚步，望着楼下的古驰店，然后再看看咖啡馆的阳台。他们的脸上似乎写满了鄙夷。欧洲与中东之间建立联系，很大程度依靠的正是这群来自海湾国家的阿拉伯富豪，但我总能感觉到，他们俯视楼下那些摆满花花绿绿酒精饮料的餐桌时，内心是迷茫而疏离的。即使是在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故乡迪拜，人们也不会会在公共场合，在

1 罗兰·巴特 (Roland Barthes)，法国作家、思想家和社会学家，作品包括《写作的零度》《符号学原理》《批判与真理》《文本的快乐》等。